

一部小說的日記

(四)

斯坦貝克著
楚茹譯

二月十六日〔星期五〕

就和往常一樣——工作開始時是並沒有什麼預示的。從來都是如此。要等這事發生，我得坐上相當長的一段時間。昨天開始工作時，我想形式就決定了。我知道這就是用那隔章交替的方式。我只希望隔章交替的另外部份我也能寫得和開始一樣好。我已經坐了一個禮拜（美國人通常一星期工作五天，斯坦貝克是在林肯誕辰的二月十二日決心開始工作，那天是星期一，所以到了星期五，他就說坐了一個禮拜了——譯按）。今天是星期五，我已經好不容易熬出了一頁來。如果對這過程我不是知道得這麼清楚的話，就會認為白費了一個禮拜的時間了。可是現在我自然比這個了解得更多了，所以我很滿意。我並不以為這一個禮拜是浪費掉了。事實上我覺得大有收穫。對這部書根本沒有什麼狂妄的地方。我以前從來也沒有這種感覺。而且多少愛運算是竭力來解除了這些心理壓力，並不讓這些壓力存在。昨天晚上我將開頭寫的讀給她聽，她說她很喜歡。這一點點其實還不足以據以評斷。但至少你可以從中了解一個大概的風格。這些煙斗抽起來味道不錯。我很有意思想去買個海泡石的，當我寫這部書的時候，就想把它用出光艷來，等我煙斗變成了棕黃色，這部書也該要寫成了，那時就更具迷人的魔力了，我想明天就去找個海泡石的，要小巧輕便的。前幾天在一家櫥窗中見到一個，但想不起是在哪兒了。啊！我真開心——太開心了。

我想我有生以來還從未這樣開心過哩。對什麼東西都覺得這樣妙不可言，似乎有點不近情理，只是那兩個男孩使我掛慮——再無別的了。韓戰是不相干的——那似乎太遙遠。事實上的確沒有什麼了。我們在房子上花了不少的錢，但是我情願——不然還花到哪兒去呢？我想不出更好的花用辦法。而且說來難以相信，我是那樣刻骨銘心的愛着愛蓮。我想這種新生活完全是她一手造成的。真是教人說不出來的快活。

二月十九日〔星期一〕

整個週末我既未工作也不想在那上面去，我故意這麼做。爲的是要把心中那一團糾纏不清的思念全都排除出去。要想的事本來就太多了，我特意的想任它們各行其是。〔……〕我整個週末並不很快樂，理由倒是美妙動聽的。星期六晚上酒喝得太多了，到星期日還是宿醉未消，人在那微妙的悶悶不樂的宿醉中，似乎沒有一件事情會如意的，而我自己則是其中最不如意的一個。酒精那種教人愁悶的作用這可是個好例證。今天已經過去了。這些事我要是非做不可的話，我想星期六晚上該是最適當的時間。白特，你是不贊成我喝酒的，我自己也並不喜歡。可是我發現我自個兒還是照喝無誤。

時間對我現在可是影響太大了。所有剩下的時間不多了啊。世間萬物都有雙重的外貌——那外顯的「實在」往往有兩付且時有三付的面目。而且這種現象是隨着我們與時俱增的，那些面目也就愈來愈明朗，愈耐人尋味了。

今日屋子裏盡是砰砰咚咚的響聲。記得在『憤怒的葡萄』那本書裏，我曾那樣抱怨過這種聲音。而這一次却是一點也不教我心煩。爲了某種理由，它對我似乎是無關緊要了。它不是對我而發的。過去我總覺得是別人明擺着要來攪亂我。我也一直以爲這攪亂於我，雖不是全部，但在某

種程度上是會產生一種樂趣的。而現在我却並不以為有這種情形。我想我要去買一隻海泡石的煙斗，看看在我寫作這部書的期間裏，能否將它用出那種古色古香、逗人喜愛的棕褐色的光艷來。它們要是經過好好的愛撫使用，會很漂亮的。在這兒的這張書桌上，我將要坐上很長一段時間了。我也想不出在這間屋子裏，除了伴着這些人，守着這張寫稿的長棹以外，另外還有什麼更愉快的辦法來打發我的餘生。現在——胡扯得也够多了，我要來寫我的書了。

一天的工作到這一刻算是做完了，可不知道是不是寫得很好。我只能希望寫得不錯。這部書必須充滿着閑適的心情，以顯出十足的心平氣和，絕無躁急的情緒。今天我已經寫完了山谷裏的背景、風貌和歷史。明天我就得開始寫漢彌頓家的事。現在我可以照着我的心意來談論他們了，因為他們都已過世，再不會為他們自己的真正面目感到不快了。我想這也可能是好事，但是重要的是要使全般實況描繪得絲絲入扣。這是我最最複雜，而同時也是聽起來最最質樸的一部書。今天就到此為止。

二月二十日〔星期二〕

我一大早就開始工作，希望能寫出兩頁。也該是有這樣進度的時候了。我知道這部書寫得很慢，但我正要這個樣子。我不想趕着做。我非常喜歡這份工作，我衷心的希望這將是我所曾寫出的最好的一部書。它沒有理由不能具有我所希望的那副規模式樣的。我兩耳可以聽見這部書，兩眼也看得見它，所以自是沒有理由我的筆會寫它不出來的。啊！可得注意簡潔，別讓它竟成了堆砌詞藻的描述。我必須使描寫減至最少的限度，也必須使我的故事和全部的枝節脈絡緊密的交織在一起。請記住這部書是要永遠繼續下去的。我從未打算要把它寫完。只有以這種態度它才能照

我的希望發展下去。我不可讓任何一種截稿期限的想法闖入書頁中，來改變它的速度。我知道，白特，你想它今年冬天裏能寫完，而那是不可能的，就連明年春天都不十分可能啊。完成這部書，我是沒有一定的期間的，我也不願定下一個期間。

真是教人驚異，我竟能到達這種什麼都不很操心的地步。我想我本該要操心鈔票，操心孩子等等諸如此類的事，可是我並不。甚至明知道我確需操心的事，也將它撇在腦後，只為求得心理正常。而就在試圖這樣做時，我却得要想別的事了。現在該是靜下心去工作的時刻了。我得把山繆爾·漢彌頓和他的太太引進薩琳娜斯谷。現在我很高興，因為那地理形勢和氣候已經寫過了，我可以開始寫人物。我的本意，白特，就是對山谷只作一印象性的介紹，而不作詳細的說明——重點在它那存在的實感，並無別的意圖。我確實希望我做得很成功，但是這一點得經過很長一段時間才知道。只是這部書寫的不是地理情況，而是關於人的，我不想對地點作不適當的強調。現在是工作的時候了。

今天的工作就此結束，漢彌頓家的人已在書中露面。我真希望他們這一露面都很得體。我今天工作了很久也很愉快。愛蓮立刻就要和我到麥西店裏去看地毯。

二月二十一日〔星期三〕

白特，今天早上有幾分懶散，也不明白是什麼道理。昨晚睡得早，也睡得好——事實上還睡過了頭——心情很不錯，只是却發現對工作有點不太上勁。自然，工作我是一定要去做。今天下午我得替「美國之音」做段錄音，談談關於極權政治下的藝術。對這方面我知道的並不很多，我從來也沒有在極權政治下創作過什麼藝術，只是我閱讀了一些東西，也到過一些極權國家。當然

我以為任何硬性規定的「原則？」，甚至僅是條件限制，都有害而無助於藝術與科學發展中的兩大基礎：好奇與批評。要是你把這二者都窒息死了，有什麼藝術還能產生出來？當然證據鑿鑿那是產生不出什麼來的。可是我可沒有那麼多的時間再談這些事。

現在你就要到西海岸去了。我希望你玩得開心。你確實有很久沒去旅行了。我記得很清楚早先那段時期裏我遇見你的那次。你戴一頂黑色的波索利諾式的帽子，提一個棕色的公事包，落腳在佛蘭西斯·曲雷克爵士旅館。我記得你穿過那間大廳，去結帳。那是很久很久以前了，現在你看起來並無多大不同。而且關於那次旅行還有別的一些事，我全記得，其實那些事我想倒是忘了好些。我的意思是對你好些。就這樣吧，我一直胡扯着沒做工作，今天只能到此為止，我決心要做工作了。

好啦，白特，我收工了，第一章算是全部寫完。現在我要寫第二章了，這一章你將會看出有很大的差別。這一章談的是特拉斯克家的事，而第一章却是關於漢彌頓家的。

二月二十二日〔星期四〕

今天是華盛頓的誕辰，白特，我將沒有很多時間來探望你。你有沒有想過，這事有幾分近乎神經？說起來算是寫信給你，而你甚至於在一年之內卻又見不到。這也是很滑稽的。在一年之中很多事情會發生的，而我今天在寫這些，却並不知道那些要發生的是什麼事。可是你呢？當你讀到這封信時——如果你讀到了的話——却將知道發生的是什麼事，因為它已發生過了啊。我想那也幾乎是匪夷所思的事。你知道在我左手小指的下面的手掌中，有一棕黑色的斑點。而在我左腳下相對的部位，還有一塊幾乎一模一樣的癍記。有一次一個中國人見到了我手上的斑點，他大感

興奮，而等我和他談到脚上的那一個時，他的興趣也就來得更大了。他說照中國相法所載，手上那個斑點是預兆着會有極好的好運，脚上那一個就表示好運加倍。這些斑點其實只不過是一種深色的色素所形成，生來就有了的。事實上，也就是大家都知道的那個胎痣罷了。可是我之所以提起這事，理由是這樣的。因為最近這一年半以來，它們愈來愈黑。如果我相信這些斑點的話，必定會說運氣是愈來愈好了。一定是錯不了的，我已有了愛蓮，哪兒還能有更好的運氣哩。不過這兩個斑點繼續黑下去，也或許是說，我將要寫出一部書來。那自也是極大的好運。你看，儘管我說沒有時間，我還是要繼續寫我這些信的。

現在是這些姓特拉斯克的人了。他們使我着迷。我是如此透徹地了解他們，我已經追述了他們的祖先。我熟知他們的心情和他們興之所趨的種種傾向，比我自己的或許還來得清楚——實實在在比我自己的還要清楚。我要是拿我自己來仔細的審察一番，很有可能那將是我所無法了解的一樁秘密哩。關於特拉斯克家人的本性，以及關於他們的象徵意義，我要留待你自個兒去發現了。這其中有一處要旨而且還有很多線索可尋。我想由於書頁之中多的是率直的語調，你自會很快發現這故事的。再說這種率直的語調和那些微的隱匿，全都不是故弄玄虛，而是簡明得使人從本書中所能獲得的意義，和他所能給與本書的解釋，兩者完全相等。藉着陳說那頗為深奧的哲學來眩惑一個沒有什麼知識的人，實在不算高明。另一方面，這樣的人却可以在表面故事中獲取樂趣，甚至也可在他無意識之中去了解一些別的事物。另外在第三方面——我是有三方面的——那些有學問而悟性高的人，將會以發現了隱藏在本書中的秘密而獲得樂趣，幾乎就像他找到了寶藏。不過我們絕不可告訴任何人這裏頭藏有秘密。任那些秘密在偶然之間去為人發現好了。我以前曾犯下了向我那些讀者明白說出的錯誤，我將絕不再犯這種錯誤了。在這部書中——你將看出我心想為真正發生過的事，創造一幅幻影所用的方法。我想，實在說來這不是一部小說，而是一部

歷史。只是它的形式非常緊密，而我的意圖却在使它看來具有歷史的那種無定形。歷史實際上也無定形的，只是要見出它的式樣就必須具有遠大的「眼光？」和胸懷的哲學器識。我倒是希望這部書具有這份特質。

本刊過期雜誌價目表

第二期	一二元 (原定價一〇元)
第四期	一二元 (原定價一〇元)
第五期	一二元 (原定價一〇元)
第六期	一四元 (原定價一二元)
第七期	一五元 (原定價一二元)
第八期	一七元 (原定價一五元)
第九期	一七元 (原定價一五元)
第十期	一七元 (原定價一五元)
第十一期	一七元 (原定價一五元)
第十二期	二〇元
第十三期	二〇元
第十四期	二〇元
第十五期	二〇元
第十六期	二〇元
第十七期	二〇元
第十八期	二〇元
第十九期	二〇元

二至十九期合購 (第一、三期已無存書) 優待價二五〇元
郵撥一九二七四號書評書目社 (郵票通用)